

荆
駝
逸
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五

錢氏家變錄

虞山錢孺鉛輯

錢孺鉛門首報條

家有異變另期治喪

又門狀

不肖孫愛方遘閔凶旋遭惡族聚肆屠戮日甘柔懦冤死莫辭不幸庶母柳氏復被威逼立刻慘斃敝廬已作檢抵之場多難不成治喪之禮倘蒙

光吊 先考敬登 尊東容當泥首 叩謝

不肖哀子錢孫愛泣血稽顙敬告

負心殺命錢曾公案

竊聞恩莫深於知己而錢財為下罪莫大於負心而殺命尤慘牧齋錢公主海內詩文之柄五十餘年同里後學硯席侍側者熊與錢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月未寒反顏噬肆逼打家人徐瑞寫身灸詐銀三十六兩今月廿八日復誣傳族勢赫奕同錢大章虎臨喪次立逼柳夫人慘殛亘古異變宇宙奇聞熊追感師恩鳴鼓討賊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訴少效豫讓吞炭之意

嚴熊武伯具

公約

原任秘書院學士牧齋錢公海內具瞻斯文砥柱流風餘澤衣被天下者五十餘年矣不意骨月未寒戈矛頓起不止納叛招亡幾於破巢取子雖高門自有夾持吾黨不容坐視即日奔訴江南 文武大臣具題禁卹實闕世道人心非為師門起見也謹約

常熟縣生員陳采齊具

士民公約

宗伯牧齋錢公為兩朝文章重望骨月未寒田廬強奪殆盡繼之狼貪難飽甫丁五七復致河東君威逼慘斃慷慨殉夫不意絃歌舊地窮奇櫛札盡出縉紳者流此邦也不可以安寢矣但虞之俗冥頑不霧之物有四五人焉婆婆酒食之下和議將成用告四方有心男子仗義丈夫凡屬淵源之誼縞帶之知共持清議爰伸義憤合叩當道旋鳴 北闕剪除三兇撲殺群小王化幸甚斯文幸甚

歸元恭與錢遵王書

遵王足下先師牧翁先生之子足下非特骨月之親所謂翼而長之者也有事則覆庇之平日則提挈之不惜齒牙假之毛羽足下因付有微名于士林足下亦盡態極妍以求媚于先師此不獨虞山之人知之境內之人皆知之矣僕于五月杪初赴哭先師時聞盛族之貴人將與喪家有言特奏訪相諮方欲足下為之排人六月中弔祭先師復同嚴武伯

兄相訪時友朋有疑足下者僕謂先師平昔待遵王如此之厚若坐視已非況恐於佐闔
乎不意足下果遂負心反噬始則借先師之孤寡為贄以媚族貴之威令以詐未亡廼至
田房箱篚俱盡又迫索三千金立逼副室柳夫人以麻經自縊而絕足下立心之惡行徑
之賤作事之悖手段之狠如此此真狗彘不食其餘者也此事按律罪名不小然喪主懦
弱無能足下錢神又能使鬼通天倘遂得之罪自脫則強死者含冤不雪先師亦隱憾無
窮矣近日江浙諸郡凡為先師門牆之士皆公正發憤移檄公訴即日刊布并致書長安
諸老仗義聲罪足下勿便謂三窟可避百足不僵也嗟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
倫也父則烝庶祖母子則殺庶祖母人倫異變出於一門足下亦何顏偷生視息於人世
為足下計上則從柳夫人之後閉口咋舌自殺以謝死者次則挺身伏罪公庭使三尺得
伸九原差慰庶幾四方之士或諒足下出於一時之悞而寬身後之誅足下來生尚或不
至為異類也惟足下裁之

年家眷弟歸莊頓首

顧云美致錢遵王書

苓適以弔喪至虞及老師之門而聞有族兒逼命之說不勝驚駭未知主名既而邑中親

疎貴賤衆口一詞歸獄於兄苓甚惑之記己卯歲年伯以內亂之發

年伯指遵王之父嗣美內亂指嗣美姦祖

妾蓮碧之事己卯被逐入郡郡中同志復遷而逐之老師不能庇亦從而下石焉二十

年來年兄亦既忘之矣苟不忘者當足不及老師之門目不炙老師之面而投間抵隙不
反兵而聞人子之義誰曰不然迺年兄日夜膏唇拭舌以媚老師老師亦左提右挈以為
年兄立名譽在老師棄其父而進其子誼甚正而年兄緩其父以自成其名氣甚下詎老
師骨肉未寒几筵甫列而昔日之奴顏婢膝受哺乞憐者遂挺刃而交殺其寵人於靈几
之側即曰報仇亦為不武而況始則立說以自飽其私既則為人棄疾而自受其惡若曰
討罪亦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年伯內亂之事法不待教尚未有授刃繯於蓮碧之頸者則
今日之事討罪復仇兩無所據而又不能束身司敗受鞭楚以慰冤魂而報大德竄伏林
下錢遵王猶人類哉苓於老師分雖疎且賤然三十年以氣骨相許目見人之負恩殺人
而不發一言非所以事吾師故不惜數行奉塵清覽援記枹鼓而從其後矣

李習之書

牧翁先生兩朝人望奕世文宗一旦山頽木壞凡遠近知交痛哲人之云亡悼斯文之忽
喪拊膺嘆息無不以九原難起百身莫贖為悼不意覺起蕭牆有伐喪殺命之禍傷心慘
目道路俱為隕涕況事出貴族在仁人君子尤當盡然傷之扶孺飴之孤弱誅發難之元
兇此三代直道之遺俱以之仰望於門下獨是縉紳則瞻徇情面士民則惕息尊嚴存於
心而不敢出諸口耳且以門下作天喉舌指奸摘佞尚得以犀矛之風裁肅清朝野豈區
區一索金逼縊之遵王輩而不能直告當道按其罪狀以伏法乎今孝女迫於和議已俛

首聽命矣但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之就更議必無所軒輊於其間始為順天理而符公論抑門下亦曾念牧齋之品望為何如人乎其門生故舊徧滿宇內聞茲慘變必曰牧翁之族有御史副憲計都三公在必能大放霹靂手為牧翁九原吐氣即為戎首者亦必聽命三公甘旨伏法而無異言若僅如目前之成議以傳之四方此必門下不職居臺諫而後可即臺諫而不引疾在籍目覩慘變而後可令議和諸公意以遵王已托命祭奠矣天章已薄杖示懲矣挽留孝女之控冤塞責二犯之請托不圖後慮飾揜目前設有人馬備書起豐之姓名詳述冤死之真境直走輦下仗義號冤輦下貴人設下問曰御史公家居無恙乎何以若族有如是之變而不自其事於上台乎何以委曲從人而不以立朝之侃侃者爭若族之是非乎誠難為門下解也海學校廢人見公論之日滋懷不平之素志敢以芻蕘進之門下伏望東持以大義獨展雷霆勿徇私以分輕重須據寔以定爰書遠近聞之舉手加額豈特彈丸虞邑景服御史公也哉公是公非不在一家不在一邑而在天下門下以為然乎否乎

李習之貽錢御史第二書

不肖人微言輕似不宜於門下聚訟之事強持公論前奉讀一書以大冝家兄之命未敢刊布奈索觀者頗多其間趨炎附勢之徒謂為唐突二憲愚而且妄有明體達用者謂為光明正大皆二憲忠告之言而惟二三縉紳則以為發端於遵王輩近於隱諷尚失之委

曲廿日以來賤體患毒杜門偃臥不意外謗叢生謂門下得小札後即以多金見投初聞之深怪其說鬼說夢轉思之而恍然知此謗之非無因也當發難之日某出傳單門下予之金者以數計某刊公揭門下予之金者以數計近日則更至以百計矣在執言者或求賄而來而門下斷不當行賄以應其求紳士以為笑談里巷以為口實無惑乎懸揣臆度者亦列不肖於若曹之中也獨是以門下行賄於他人之故因誣及於不肖之同一受賄蒙此污名萬難忍受敢申瀆辨望賜省答再容并小札布之通邑庶彼此俱可表白諒不靳金玉也不肖於此更有進焉門下通籍以來十有餘年立朝居鄉從未有掛人訾議政府一席當旦暮得之何以迺見小忘大成此禍階播之四方有乖清議傳之京師有玷官評深為門下惜之古人有言愛我者疾疚也惡我者藥石也今日之為門下疾疚者吾知其若若矣為藥石者有人乎哉

嚴武伯致錢求赤書

年通家眷弟嚴熊頓首再拜致書赤求仁兄足下竊聞明德之後十世當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此惟吾輩文人知之未可為委巷小人道也先太老師牧翁先生文章宗匠薄海推服幸生虞山苟能操觚染翰莫非其流風餘韻之所衣被況在同族況在親房如仁兄者乎尊公老伯讀書好古著書滿家牧翁選列朝詩列其詩於丁集中小序獎譽并及仁兄有能讀父書之語傳之後世賢裔梓芳名未必不因此不朽此恩此德非若世俗分財

援手之類也往年牧翁身受家難叢集破巢毀卵傷心慘目孺飴世翁長厚素著飲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遊燕邱弟客春在北每見名賢碩彥罔不憐念之者豈歸未逾月仁兄首發大難出揭噬臍必欲斬絕牧翁先生之後意何為耶況仁兄此揭不過為索逋而起手書歷歷要挾在前難免通國耳目嗚呼索逋如此萬一事更有大於索逋者仁兄又將何以處之乎今聞孺飴欲鳴之當事此猶高待仁兄倘高明之士潛為畫策等之善言不喜惡言不怒之例則將來伎倆無限不見不聞無窮仁兄又將何以處之乎即如尊揭錦心繡口出史入經雖未全得牧公筆意然家學淵源非無所本但如此叔向未免罪過古之遺直非為索逋而然或亦有之麟經為賢者諱鄴架多藏秘書別有援据耶為仁兄計惟有急收此揭蛇行匍匐於牧公之柩前三百叩乞謝唐突庶幾可以稍收桑榆不然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諦觀仁兄自頂至踵恐無濃福厚祿何苦削盡元氣耶弟與仁兄為垂髫之交敢效忠告惟仁兄思之臨書不盡惟仁兄思之

瞿邑尊公揭

瞿名四達

揭為貪紳屠族逼命義切同仇冒死直陳事不肖四達令虞四載媿鄙無狀受牧翁錢夫子卯翼恩深令夏五夫子亡後匝月遽有逼死柳夫人之變以吾夫子天上文星望隆四海骨肉未寒遂不能保其室四達聞之恨不即刺刃於仇人之胸及問致死者誰則貪惡族紳錢朝鼎也孤子錢孫受刊布門狀有惡族肆屠威剋庶母柳氏立刻慘斃等語惡族

指朝鼎也本縣亭初審口詞有族之簪衿繁指不無覬覦其私索等語簪衿指朝鼎請陳其實朝鼎為浙臬司婪張安茂厚賂內有銀盃兩隻工鐫細文茂字於盃脚天敗落四達之手先年具揭首告朝鼎挽福親王曰俞解其事此大證佐也為科臣柯諱聳張諱惟赤交章彈劾故雖躡升副憲並未到任旋奉令嚴旨何嘗一日真都憲哉令猶硃標都察院封條告示封芙蓉莊房屋其逼死柳夫人實案一朝鼎居官狼藉如湖州司李龔廷厯情極刻頸親叔錢王任久厲居間俱登白簡苦挽錢夫子舍身挽救得豁重罪迺反誣以受賂當夫子疾篤臥牀即遣狼僕虎坐中堂朝暮逼索致含憤氣絕隨逼柳壻趙生員含淚立虛契奪田四百畝其逼死柳夫人寔案二夫子生前分授柳家人張國賢以知數久家頗溫夫子亡未及二七朝鼎遽擎國賢於靈柩前杖八十夾兩棍逼獻銀四百六十兩米二百石柳母子痛哭求情面加斤辱穢嫖不堪其逼死柳夫人實案三凡此三案論法應按律治罪追贓充餉朝鼎其何辭迺僅治虎翼之罪卸禍錢謙光錢曾二人欲草草了此大獄夫謙光等行同狗彘死有餘辜雖肆諸市朝豈足令堂堂宮保烈烈幽魂瞑目地下哉孤子孺朝鼎渺之既玩之股掌而孝女惟車袖劍奔告遠近朝鼎復托親識四路阻攔蹤跡未有著落勢必殺盡男女兩孤而後止苟無一言及者尚成世界哉四達奉 旨入官長安日近拊其老命擊鼓登聞倘得為錢族除貪狼為虞城殺猛虎為朝廷斬大蠹報師恩安孤孽雖死如生矣況朝鼎自緣事以來已在籍十七年欠糧奏銷例應照同籍官等

革職而倖列解任行查降二級調用猶鑽營從副憲議降冒補大理寺少卿賴廷議清查貽累銓政有廉恥者當跼蹐轅下稍示貶損而朝鼎橫行鄉黨愈肆鴟張船額燈籠大書都察院字樣假冒各憲私違禁制欺君如兒戲何怪其殺一庶叔祖母而不顧緣事關國法達尤不忍不言謹佈大端先告 欽命京省滿漢大人老爺有地方風紀之任者仰聽憲斷俟入都日謹疏具題

孝女揭

揭為婪賍殺命奇陷屠門勢抗縣憲威脅大吏毋泣冤沉女號公磔事切父母與舅姑一也不能為孝婦者竊願為孝女生事與死事一也不得報恩於生前者竊願報仇於死後如今日活殺吾母柳氏一案操戈而殺母者獸族謙光與獸姪孫曾也主謀而令其殺者誰呼其名無不疾育痛心稱其爵無不胆戰股慄叙其惡無不髮豎皆裂在令血控不敢顯觸其兇鋒嗣後登聞誓必直陳其惡款止就二獸之罪案涕泣而歷陳之我母柳氏係本朝秘書院學士我父牧齋公之側室本朝唐令兄孺飴之庶母也母歸我父九載方生氏母命不辰止有一女我父不忍嫁氏因贅翰林院趙月潭公之第三子為壻依依膝下者四歷寒暑每以不得侍奉翁姑為疚不料父年八十有三染病益篤氏助兄嫂日侍湯藥身不克代迺於五月二十有四日一旦考終嗚呼痛哉

按牧齋以康熙三十三年甲辰五月廿四日卒年八十三當生於萬

歷壬午鼎革時年已六十三矣

方思與兄共守苦塊以盡半子之誼以終哀戚之期而後托吾母於嫡兄

從吾夫以歸養豈期族難陡作貴賤交熾昔之受厚恩於吾父者今日忽挺戈而入室昔之求拯救於吾父者今日忽背噬而甘心昔之呼高上於堂下執子弟於門牆者今日忽揭竿樹幟耽耽而逐逐如錢謙光錢曹其首倡斬喪者也謙光係行劣徒夫不齒嫻族曾則為銷奏之黜衿也於分為曾姪孫於誼為授業門人其飲斯食斯舉書學字得以名列膠庠家稱封殖者伊誰之力而一旦背義滅倫至此噫異矣其挾命而酷炙則曰某其欺假而虎逼則曰某其附會而婪烹則曰某始焉逼我孟皿以九爵進未已也少焉扞釘膏腴六百畝矣少焉俘獲僮僕十數輩矣痛毀之餘不敢爰及干戈而惡等反視為弱肉益肆鴟張復於六月二十八日大聲疾呼曰我奉族貴命立索柳氏銀三千兩有則生無則死毋短毫厘毋遲瞬息毋代貲飾忽而登幕忽而入室忽而漸臥直逼吾母無地自容登樓吮血囑付煌煌嗟乎以吾父歸田之後賣文為活莞莞女子蓄積幾何而有此現帑三千以供狼獸之婪逼哉族梟權僕密佈環糾擗拳磨掌穢聲肆詈斯時吾母即不死不可得也即不速死亦不可得也因遂披蓆就縊解經投繯威逼之聲未絕於閨外而呼吸之氣已絕於閨中嗚呼痛哉比之斧鑕為尤甚較之鼎鑊為尤慘者也五內崩裂痛聲徹外惡始抱頭鼠竄棄帽微行追之不及奔告捕衙門

按捕衙門年任常熟典史六年去見縣志

京師巨惡

情虛慮播哀挽戚紳吐衄服罪盡收梓刻至今揭板原贓現貯居間豈其陽為求息陰肆

把持赫赫當權誰能抗令雖有執法之神明莫制負隅之魑魅僅將獸光薄杖獸曾薄擬嗟乎以立逼立斃之人命與六百兩六百畝之真贓而止以薄懲定案豈所以上報王章下慰冤魂哉兄因一控監憲再控撫憲俱批蘇常道親審招解惡復賞諜賄縣任意抗違賄差楊安不解不審晚憲詞為免戲賤母命為草菅棺骸慘暴案獄浮沉五罪五刑有此不論不議之律乎惡慮命碣賊真到底難逃重辟迺遂幻造流言鑿空飛駕始焉殺吾母一人之命也今且殺吾父兄合門之命及其子孫也狼謀叵測一至是哉在兄孺飴賦性柔辱或迫於權重在夫趙管弱齡總壻或阻於嚴親而氏也仰事惟母母也俯育惟氏母既不惜一死以報父氏亦何惜一死以報母從此身命俱捐舅姑莫養行即觸階哭憲旋復擊鼓啟 聞誓不與殺母之賊共戴一天嗟乎惟車袖劍有白日報父之趙娥抉目掩皮有道旁殉弟之聶姊甯狀罄竹難書止就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謂區區女子遂無尺寸之刃哉敢揭之以告通國伏乞當道滿漢大人各郡縉紳先生鼎持公道斧磔元凶慰死救生合門幸甚康熙三年七月嫡女錢氏謹揭

公壻趙管揭

謹陳逼死實跡事痛岳父於五月二十四日去世驀遭兇惡錢曾錢謙光等搆讐謀害恣意擇之逼寫田房押解僮僕凌虐岳母絕命時三日內事夜言之岳母柳氏有糴米納官銀兩向貯倉廳張國賢收管錢曾錢謙光探知廿六日擒國賢妻并男張義至半野堂官

刑私拷招稱倉廳上有白銀六百兩錢曾即遣家人陸奎先索去銀盃九只此廿六日午後也黃昏後復令陸奎押張義到倉廳取前銀義將蒲包并木匣付陸奎手持去曾又突至孝幕中岳母以曾為受恩岳父之人伏地哀泣曾猶談笑自若其時恐嚇之語不可盡述廿七日曾遣奎來傳言其話比前尤甚是日逼去家財及葉茂陳茂周和僮僕輩盡皆股慄散去黃昏時曾復喚徐瑞來傳述云要我主持須先將香爐古玩價高者送我廿八日謙光先來向管云汝與岳母說云速速料理貴人否則禍即到矣言畢竟出頃之曾來直入孝幕坐靈牀前大呼曰止隔明日一日矣各貴諸奴俱已齊集即來吵鬧不得開喪復至書房內大張聲勢管懼其威不敢置可否坐逼良久曾方出門而謙光又踵至矣云汝家事大壞遵王現在坊橋上須請遵王來方可商量適曾亦令奎來謙光隨令請至二人一唱一和皆云我奉族貴令必要銀三千兩如少一厘不下事命管傳言岳母驚駭不能答二人復傳內王進福妻出去所言皆人所不能出之口者復命一催促幾次許之田房謙光云芙蓉莊已差十六人發四舟去搬矣誰要汝田管復力懇一時無措二人云三千兩原有幾分分的斷少不得隨分付要喫葷點心喫過復喚王進福妻傳話大聲叱咤今日必等回報然後去得岳母云稍靜片刻容我開賬攜筆紙登樓二人在外大咤管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門還不速速催促被逼不過只得入戶見樓緊閉踢開時岳母已縊死矣管急趨出二人棄帽逃竄趕至坊橋二人拚命逃奔躲匿族貴家中不能追

獲此寔事寔情也乘喪威逼固非一人投繯之時惟此二賊悉載岳母遺囑中另錄刊布先此略述一二以俟申雪云

翰林趙公當即趙士春也士春字景之文毅公用賢孫叙州知府隆美子天啟丁卯舉人崇禎丁丑第三人及第官中允子三延先官陝西按副使瑞南順治丁酉順天副榜萬林廩例監生縣志所載若此然無管名豈管萬林耶

柳夫人遺囑

汝父死後先是某某並無起頭竟來面前大罵某某還道我有銀差遵王來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極親切之人竟是如此詐我錢大章犯罪是我勸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張國賢騙去官銀官契獻與某某當時原云諸事消釋誰知又逼汝兄之田獻與某某賴我銀子反開虛賬來逼我命無一人念及汝父者家人盡皆捉去汝年紀幼小不知我之苦處手無三兩立索三千金逼得汝與官人進退無門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後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當同哥哥出頭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想陰司汝父決不輕放一人

垂絕書示小姐

威逼姓名未敢原稿直書姑闕之

按遺筆云來汝家二十五年當以崇禎庚辰歸牧翁九載而生孝女則孝女當以順治戊子生時牧翁年六十七於順治辛丑贅壻趙管女年僅十四至是年甲辰女年方十七也

按縣志稱牧翁年二十一舉丙午鄉以年推之當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然据此錄寔生於萬曆十年壬午則中鄉舉時已二十五歲矣

兩粵夢遊題叙

天之生才何代無有在士大夫之生逢其時有幸有不幸耳不幸而當國家蒙難戎馬多勞危急存亡之際內沮宵小外絕同氣職非心膺位擁虛名雖武侯之志匡漢鼎王導之功扶晉祚嶽嶽稜稜赤心勁骨將焉用之徒使壯士寒心英流飲泣而已然君子之福莫大乎不與小人同富貴競名譽正以小人之謀毒君者實無事不成就君子未幾而身敗名滅富貴亦隨之俱盡僅刻畫一怙勢傾險之小人而出迺天下事始更有不忍言者吾甚有感於涑菴先生之夢遊筆記也先生自崇禎庚辰應烈皇帝徵辟之典簡牧永甯尋台臬以幹才推轂調繁剌全時闖逆凶臨三楚嶺危疆勢多艱首獨先生迺心王室控戎巢搖逆氛望風斂甲而去有百粵睢陽之稱洎量移佐全晉階憲副調停悍帥庇恤殘黎心枯力竭危苦萬狀先是 上在潛邸避兵過州深藉擁護踐祚之日念先生勲德出中旨召赴殿廷擢貳同侃侃建議多為五虎攢足雖撫全之命中外歡呼實黨人以危地相傾空拳秉鉞湧涕受命諸帥方挾進勲爵晝夜荒宴兵無編訓餉恃掠取及聞北兵南徇潰營宵遁而已先生方謝病在告疾趨行在告北兵隨至乘輿播遷先生已拔刀自刎為夏升堅奪擁之登舟子身東下嗟乎脫豺狼之窟乞鋒鏑之生詎先生之得已哉使當時朝無黨人鎮有良將藉春陵之景運授公旄鉞與何堵諸君子戮力安攘焉知靈武建康之事不復得見於今日乎雖然以予觀先生尚未為不幸也使居恒而當朝廷清晏之日由